

笔会

交无早晚在相知

书同

小如先生曾自撰一联，曰：天有风云终可测，交无早晚在相知。收在《吴小如书斋联语》中。小如先生自注云：“此诗斋自撰联。昔人每言天有不测风云，今科学昌明，天时可预报，故得上句。下句用宋人诗，虽初交亦能一见如故也。”小如先生号莎斋，我不甚解其意，但所引宋人诗，却深得我心。可惜，当时没有向先生求这一联。一眨眼，小如先生逝世都快三年了，每一忆及，感慨万端。我与小如先生交往十年，他从八十二到九十二，我从四十到五十。记得第一次登门拜访，是2004年春天，他到门口相迎，打趣地说：“您老远地来，我要是不接待，那不成‘拒人于千里之外’了？”然而就在那天，他在电话里朝人发火。挂了电话之后，他说：“您瞧，竟有这样的主持人，邀请人家一个大学教授去访谈，竟问人家，会不会说普通话！您说像话吗？”他说是当时一个正大红大紫的女主持人。他说，他才不爱参加什么访谈节目。那时，北京的风沙正起，但同时

桃花红了，柳叶绿了，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他抄了东坡《浣溪沙》小令给我，但不是当面送的，而是我回家之后，他写了寄来的：“细风斜雨天有不测风云，今科学昌明，天时可预报，故得上句。下句用宋人诗，虽初交亦能一见如故也。”小如先生号莎斋，我不甚解其意，但所引宋人诗，却深得我心。可惜，当时没有向先生求这一联。一眨眼，小如先生逝世都快三年了，每一忆及，感慨万端。我与小如先生交往十年，他从八十二到九十二，我从四十到五十。记得第一次登门拜访，是2004年春天，他到门口相迎，打趣地说：“您老远地来，我要是不接待，那不成‘拒人于千里之外’了？”然而就在那天，他在电话里朝人发火。挂了电话之后，他说：“您瞧，竟有这样的主持人，邀请人家一个大学教授去访谈，竟问人家，会不会说普通话！您说像话吗？”他说是当时一个正大红大紫的女主持人。他说，他才不爱参加什么访谈节目。那时，北京的风沙正起，但同时

便推荐，不然，那不成自我吹捧了的景象。他抄了东坡《浣溪沙》小令给我，但不是当面送的，而是我回家之后，他写了寄来的：“细风斜雨天有不测风云，今科学昌明，天时可预报，故得上句。下句用宋人诗，虽初交亦能一见如故也。”小如先生号莎斋，我不甚解其意，但所引宋人诗，却深得我心。可惜，当时没有向先生求这一联。一眨眼，小如先生逝世都快三年了，每一忆及，感慨万端。我与小如先生交往十年，他从八十二到九十二，我从四十到五十。记得第一次登门拜访，是2004年春天，他到门口相迎，打趣地说：“您老远地来，我要是不接待，那不成‘拒人于千里之外’了？”然而就在那天，他在电话里朝人发火。挂了电话之后，他说：“您瞧，竟有这样的主持人，邀请人家一个大学教授去访谈，竟问人家，会不会说普通话！您说像话吗？”他说是当时一个正大红大紫的女主持人。他说，他才不爱参加什么访谈节目。那时，北京的风沙正起，但同时

铁铮先生

唐吉慧

冬天，北方昆剧院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一场昆曲音乐会，他作为男声独唱，演唱了“闹铃”的最后一段。之后北京电台邀他录了整出“闹铃”，并制作了密纹唱片，待到将要发行时偏偏赶上“文革”，“革命小将”们没有客气，将唱片模型和钢丝录音全部毁去。老人每忆及此事都无比痛心，不过那年月四害当道谁不痛心呢？

北京有家昆曲爱好者的社团——北京昆曲研习社，是1956年在俞平伯、张允和等人的发起下成立的。社里有位袁敏萱，世称“袁二小姐”，至今身边几位朋友提起她还亲切地称呼她“二姑”。“袁二小姐”对这位后辈倍加欣赏，给俞振飞写了信，说北京有位上海来的青年叫宋铁铮，很崇拜他，有机会要请五爷给他说说戏。俞振飞其实知道宋铁铮，早年在名医顾森柏家里见过，那时的上海成都路顾家是上海京剧票友常常聚会的地方，铁铮老师去吊嗓子，俞振飞让他有空去华山路戏校看昆曲班学生的演出。到1963年4月，铁铮老师终于在北京位于南河沿大街的欧美同学会拜俞振飞为师了。此时的铁铮老师是北方昆剧院的专业演员，拜师后，昆剧院让他留在京期间多陪陪老师、照顾老师。铁铮老师演的《太白醉写》原是由昆曲“全福班”前辈沈盘生老先生所教，这回俞振飞为他细细打磨，亲自做身段示范，叮嘱他要注意神态的变化情绪。那天正说着戏，朱家潘来了，由于房间小走不开，俞振飞乘兴将课堂移入了花园。朱先生于是随铁铮老师一起学了起来，俞振飞示范一段，两人便学做一遍。如此几天，朱先生开心地说：“我们都是俞老的学生，我们是师兄弟。”“文革”后俞振飞北上到机会比较多，开政协会、文代会，或率剧团北上演出，每次去少不了给铁铮老师一个消息，告诉他暂住的地址，他喜欢了这位学生陪着他。俞老和潘华老师习惯了晚睡早起，所以他们俩的早餐券，成了小徒弟的大餐。

恭王府在解放后花园成了机关宿舍，府邸成了中国音乐学院和艺术研究院等单位共同使用的办公场所。铁铮老师自1976年调入艺术研究院工作，一住便是19年，工作了25年。最初分配他住在原来音乐学院的一间琴楼，这个楼能抗8级地震，唐山大地震时他在屋里睡得正香，忽然身子被震得弹了起来。恭王府花园内存有一个大戏台，1979年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活动，因他的介绍，曲社开始每周在“嘉乐堂”原音乐学院加建的舞台上、上和堂前院子进行活动。朱家潘偶尔骑着他那辆1947年买的英国风头牌自行车来参加活动，他与朱先生极投缘，两人同为昆曲社社员，相佐相助二十多年，朱先生称呼他铁铮老弟。朱先生曾被冤屈“偷盗故宫文物”，蹲了几年大牢，结果查明不是错案，而且他还捐赠给国家文物。朱先生觉得庆幸，对老朋友说，他从来没有拿过故宫的一草一木，蹲监狱好过，躲过了“反右”的灾难。

铁铮老师说有段时间他为曲社联系了周日借恭王府礼堂活动，有一位老先生总是坐在观众席一角默默地看排练。后来有人告诉他这正是大名鼎鼎的张伯驹，他就前去问候，张先生客气，老说好。结束时他一直将张先生送到大门口，有一位年轻人骑车来接张先生，把他扶上后座。看着他们缓缓在残阳下越来越远，铁铮老师慨叹不已。好在好好先生的衣上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我们不曾忘记，一直挂念着。

那年过春节，老人又寄来几张照片，附信说现在没什么能送给我的了，只有几张老照片聊表心意，或许我会感兴趣。照片是他年轻时的戏装照，一张是《牡丹亭》里的柳梦梅，正在杜丽娘的梦里拿着柳枝唱“似水流年”；另一张与刘长瑜演完了《太白醉写》在舞台上与俞振飞、李善华等人一起谢幕，那扮相够儒雅够倜傥，十足俞振飞的神气。我回他信说喜欢极了。

《长生殿》“闹铃”是这位戏迷的开蒙戏，当时学戏沿用着火柴棍的老方式，满宫满调地唱一遍放一根火柴棍，有了10根火柴棍，就从一侧逐根移往另一侧，大概要唱七八十遍。1964年



序跋精萃

小报内外的风景

——陆小曼在上海

陈建华

八卦，不免自嘲一种书虫的快乐。据统计，1926至1932年间上海小报多达七百多种，这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陆小曼犹如一朵奔放的烟火，任性绽放旋即坠落，画出一道1927年上海的弧线。若断还连探寻这道弧线，山阴道上拾拾旧照碎片，从中间窥见情场恩怨、家庭分合、政治风云到报馆文坛饭桌、时尚与谣谚、礼仪与装腔，上海滩勿要式闹猛好看！我的兴趣在于历史还原，怀着要让旧相片像秋叶一样飞起来的奢望，却时时想起张爱玲引用马克·吐温的一句话：“真实比小说还要奇怪”。小说里常有关乎后来情节或结局的暗示，然而江红蕉“临时法院”之语不啻一语成谶，或江小鹑把《汾河湾》对白的“靴子”换成“眼镜”之类，文人调侃之中无意识潜流凉凉，生活无厘头非小说所能比拟。

什么是“真实”？实在也难讲。历史叙事以“时、地、人”为基础，学者常为之大费周章，聚讼纷纭，在材料多寡与判断粗糙之间可见学识之高低。至于事件经过，就像警方探询一场凶杀案，当事人与旁观者不同视角决定不同的叙述，有利牵涉的或后来的追忆会更脱离事实。我的这份以小报为基础的叙事或许被认为不登大雅，内容固然谈不上经国大业，但

当时不暇细究，连同周瘦鹃的材料一起复印了带回美国。不久进入新禧年，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不断编起瘦鹃、陆的话题。那时我已在香港教书，觉得《上海画报》上陆小曼的情况没人谈过，就写了一篇《陆小曼“风景”内外》的文章，刊登在《书城》上。十年之后又写了六七千字，多半为应付学术会议，也因为接触了几张小报。新写的围绕陆小曼与云裳公司及登台唱戏之事，材料基本上得自自有“四金刚”之称的小报——《晶报》、《金钢钻》、《福尔摩斯》和《罗宾汉》。读小报费工夫，为考查几个段子在各张小报之间切换、并置、编排，弄清了陆小曼到底演了几场戏，又从陈蝶《春申旧闻》到多种有关陆小曼的著作一一核对，遂为独家发现而自喜起来。这不过是无数细节中的一个，眼医的叮嘱被丢在脑后，置于历史的

我把它当作一种文化史书写的实验。与其他徐陆传奇不一样的，这本书以陆小曼为中心。她来到上海膺有“交际界名媛领袖”之名衔，这位名衔是什么意思？众目交集之下所激起的欲望波澜极其形象地体现在一篇题为《模特儿展览会参观记》的“理想小说”中，刊登在1926年12月22日《金钢钻》小报上。

小报的大宗生意是“名流消费”，将新闻与文学熔于一炉，不乏惊悚煽情的修辞。一个细节是记者们一再在头号交际明星唐瑛的包厢打转，一面隔雾看花般透过她的眼帘来看正在台上演出的陆小曼，一面捕捉其脸色眼风微语，将其应对与措辞定格在标尺上，微妙瞬间的情感表现颇富浓度。当日唐陆两人不光在上海，也再曝露在《北洋画报》上，明星PK引动媒体与大众的无穷兴趣，即便在今日也是如此。

在谈陈小蝶、平襟亚乃至陈巨来的回忆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但是他们在记忆与历史真实的落差之间似乎分享着某种自我膨胀的共性，这一点令我惊讶而好奇，遂想起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一文中呼吁，艺术家应当放下身段直接参与艺术生产过程，藉以改变资产阶级传媒机制而为劳工大众服务。民国的情形当然不同，正如今以“名流消费”为特征的小报中，孟小冬、张织云、宋美龄、富春楼老六出现在同一尺度的镜框里，含有人人都可能成为明星的意蕴。像陈蝶、平襟亚等都是大众文化产业的当事人，有时扮演主角，有时也是观众或记者群中的一员，只是在后来的记忆舞台上仍遵循了名人消费的逻辑，过把瘾地把自己想象成作者或导演，这种集体性格的背后却站立着一种个人主义。

至于说到陆小曼的爱情悲剧，最富启示的在于其新旧跨界，也是中国现代女性的一个缩影。这里不妨借用张爱玲的《五四遗事》这篇小说，因其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反思五四的视点。《五四遗事》的主人公罗文韬背叛旧家庭旧婚姻，抗争了一个甲子，身体力行不愧为新青年楷模，最后却以“三美团圆”收场，“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拥着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宛现传统名士风流。如此讽刺新文化的不彻底近乎漫画化，可是就五四诸公高调高调，在爱情婚姻家庭之途中跌跌爬爬，新旧之间闹不清而言，江冬秀如何？朱安又如何？妇女解放也好，人道主义也好，真正做起来不容易。

陆小曼也是这样，却更有一番女性的艰辛，个人情感受到现世法制与习俗的制约，古今中外皆然，所谓新旧之分多了一重自设的枷锁。论才学与幸运，陆或不及林徽因，但她敢于在孽海情天中打跌翻滚，坚守自我，不忌新旧，而集新女性旧传统于一身。如她的捧角为坤伶张目，在体制内部翻转旧戏的性别传统，与张丹翁等人不同，与骂梅兰芳要把旧戏一锅端的五四一派又不同，因此不能等闲视之。或如1941年与翁瑞午的画展所示，两人藉山水水墨一笔一皴地互递情愫，修炼涵养，其所建构的灵静谧的往古天地，在乱世苟安之中，别有一种悲壮意味。

2016年12月3日于上海大寂居《陆小曼·1927·上海》自序

2017年4月14日

上世纪末的一个暑假，我从美国回来收集与周瘦鹃有关的资料，除周末外，天天泡在开放不久的上图新馆的近代文献阅览室。那时，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一般还能够看到原件；有几天在翻《上海画报》时见到许多周瘦鹃的文章，欣喜不已。这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办的一份画报，流行于二十年代后半期，从名流明星、八卦绯闻、鼎彝字画、新剧旧戏到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图文穿插七杂八，排字密麻老式标点，大约我去国已久积聚了不少乡愁，又受了些张迷的魅染，对于充塞其间的“雾苏”相见怪不怪，好像是嗅到了从前杜波间到亭子间的弄堂生活的气息。

翻着翻着，不断映入眼帘的是陆小曼的照片，刊登在头版，多为半身像，仪态万方，端的是美人，与画报刊登的其他名媛淑女相比，别具气质和风貌。她的照片集中出现在二十年代末的数年间，其时她与徐志摩结婚之后都住在上海。我一面翻着一面纳



笔会

上善若水 (版画) 徐娜

日前美联航用暴力手段硬拽已登机乘客下机，引发众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危机是这些年来恶劣服务登峰造极的反映。我是多年的美联航常客，对他们这些年来不断削减服务有切身的感受。由“拽机”事件想到不久前的经历，使我更加不平。

那次赴美，仍搭乘美联航，因在南卡罗莱纳州安排了一点学术活动，需要由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经北卡罗莱纳的夏洛茨维尔往南卡的查尔斯顿。出发的那天早上下了雨，我没太在意，按原定计划到达机场，加入办票队伍。过了好一会儿，发现挪动速度极慢，有点不耐，待来到跟前，被告知原拟搭乘的航班取消，系天气原因，同时建议我转往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那如何前往该机场呢？对方表示，他们不解决，得你自己解决。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太没道理了，你改航班改机场，可却不解决这交通？！我当即提出抗辩，称不能接受，见办票人员说不通，便提出要见他们的负责人。这时旁边的那位女士说她就是负责的，你还要见我的老

板？对不起，今天是周日，没别的人。我问有没有巴士前往，办票的年轻男士答没有，称你得打的去。我的天！说得轻巧，打的去杜勒斯机场，得花多少钱？！于是，我面临一个困难情形，那天我必须到达查尔斯顿，否则整个计划都要泡汤，因此必须走，离开这地方。于是，被迫同意改签杜勒斯机场航班，拿好登机牌后，扭头往机场外面走。见有一辆巴士停在那儿，说是去杜勒斯机场，管不了那么多了，上去再说。等待了一会儿，巴士出发。一路无语，但心神不定，根本没有心思欣赏车窗外的景色。

到得杜勒斯机场，直奔美国航空公司（US Airways，美联航的伙伴公司）办票柜台。时间离起飞已近，值班的女士敲了几下电脑键盘，告以“你的航班是从里根机场（运营国内航班）起飞的”，我一听，脑袋又“嗡”了一下。这时我已经不可能再去里根机场赶航班了，只能在这里再找改签。还好杜勒斯也是个大机场，航班多，再次改签倒没有遇到问题，只是整个旅行计划已经乱七八糟，本来并不长的路程，还是一大早出发的，抵达查尔斯顿却已是晚上了。第二天在查尔斯顿学院讲课完毕，傍晚返程，再次遭遇航班取消。天气晴好，何故取消？得到的回答是因为“维

护”，真是天晓得。对方接着说帮你改签达美航班吧。没有办法，也只能接受。于是，本来由里根机场到芝加哥可以直飞到达，这下要先飞到亚特兰大，再转机前往芝加哥，又是一番折腾。

直到整个旅程结束回到上海，我以电邮方式联系美国航空客服部门，反映我的遭遇。对方的回复，避重就轻，避而不谈从夏洛茨维尔到杜勒斯不负责任的安排，只强调由于天气原因只能取消航班。我再回复过去，请注意从夏洛茨维尔到杜勒斯机场的安排问题，对方回复：若改签到一个邻近机场，旅客同意，从原机场到新机场的任何开支就是

旅客自己的责任（responsibility）。第三回，我指出该公司的办票人员指鹿为马，原本是从里根机场起飞的航班，却告诉我前往杜勒斯机场！这之后，再未收到回复。

这过程中还有一件咄咄怪事，当时明明有一辆大巴将由夏洛茨维尔机场前往杜勒斯机场，但美国航空人员却不知道，只是一味要旅客自己前往杜勒斯机场，这只能说明两家伙伴航空公司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之间糟糕的联络沟通。我到现在都不晓得自己搭乘的那辆大巴是哪家的，只知道如果没有这辆大巴，我肯定就更惨了。航空公司方面居然可以把自己的responsibility推得一干二净，这种傲慢与恶劣，也算是令人印象深刻。

航空公司与乘客之间，毕竟前者更为强势。很多时候，作为个人的乘客，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于是航空公司更加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但是“出来混，都是要还的”，这次的美联航事件之后，不知情形是否能有所改观？

与美联航打交道的经历

任晓

2016年12月3日于上海大寂居《陆小曼·1927·上海》自序

